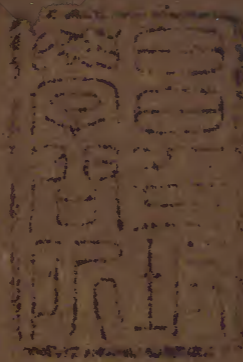


春秋左傳許林選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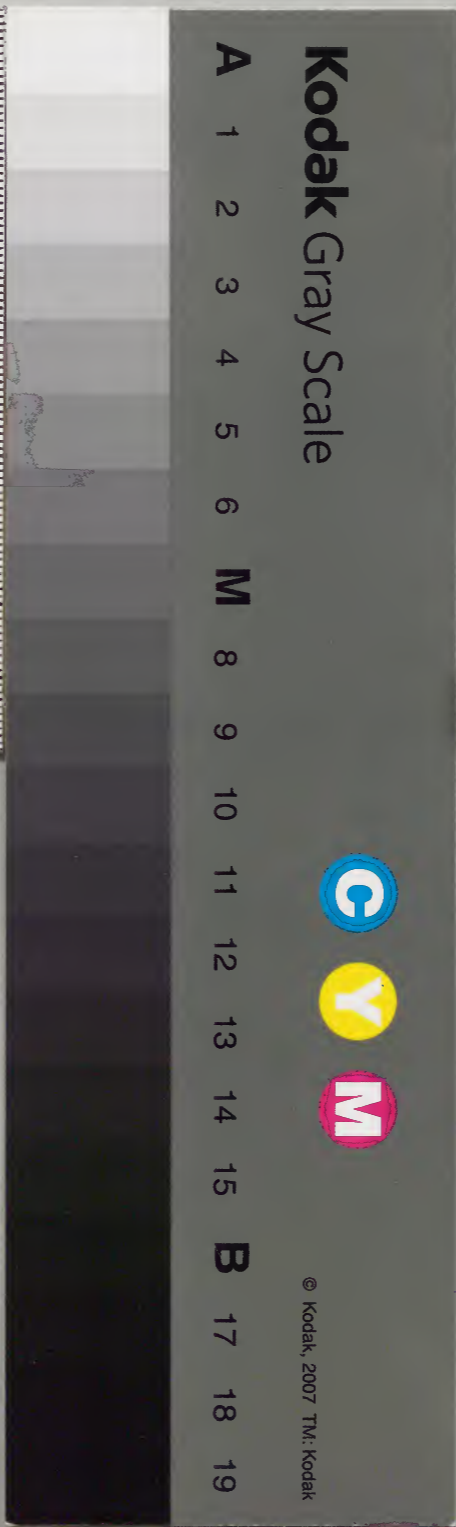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三六五	類
六	函
三	架
三	冊

庫文閣内	
八三六五	漢書
三	函
三	架
三	冊

春秋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365
冊數	3 (1)
函號	274 163

274-163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九例

皇朝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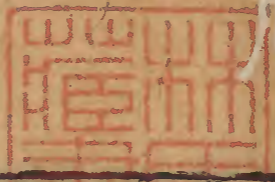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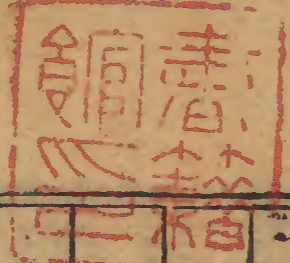
一左氏或先經起事。或後經終義。觀者殊無歸宿。是選九一事之始終。一人之本末。經雖所書不一。彙集為一。

一 是選於事迹見經者。雖左氏絕載繁無。必斟酌揀錄。冀見本末。左氏議論有未安者。各論述於本文之下。間出愚意。

書按

一 是選或句法古雅。有助經筆。或人品高下。有切法戒。或經畧善度。有裨識見。或直言婉詞。有資諫議。或閑成敗。或係風教。雖無益題旨。必曲加採取。

一 是選因諸名家所輯。而損益之。大槩會諸選之要。備諸選。



0080

之遺

一俗本音什多用借音。雜以方言。殊乖音律。今本有不可直音者。乃用什文音切。其合用圈破讀者。或以平上去入別之。一附總斷。俾五伯之功罪。晉世之優劣。會盟征伐之始終。一覽可知。

一凡批如○者精華。、者文采。○者國名。□者地名。|者人名。

一篇中魚魯亥豕。稍有異同。可疑處悉依古本考正。餘所未見。姑俟好古君子。

凡例畢

○左傳

○各世

採用群書

○春秋大全

○杜氏古註

○朱魯齋詳節

○羅文恭節文

○呂東萊議史

○真西山正宗

○諸儒妙選

○名家口抄

○唐荆川文編

○茅鹿門三史

○王荆石左選

○汪南明節文

○劉畏所彙編

○左國文萃

○左傳鈔

○名世文宗

○續名世文宗

○右文崇正

一俗本古什多用借字雜以方音殊不可信人本行不刊也

○舉業摘奇

○左氏摘粹

○古文會編

○名家文錦

○桓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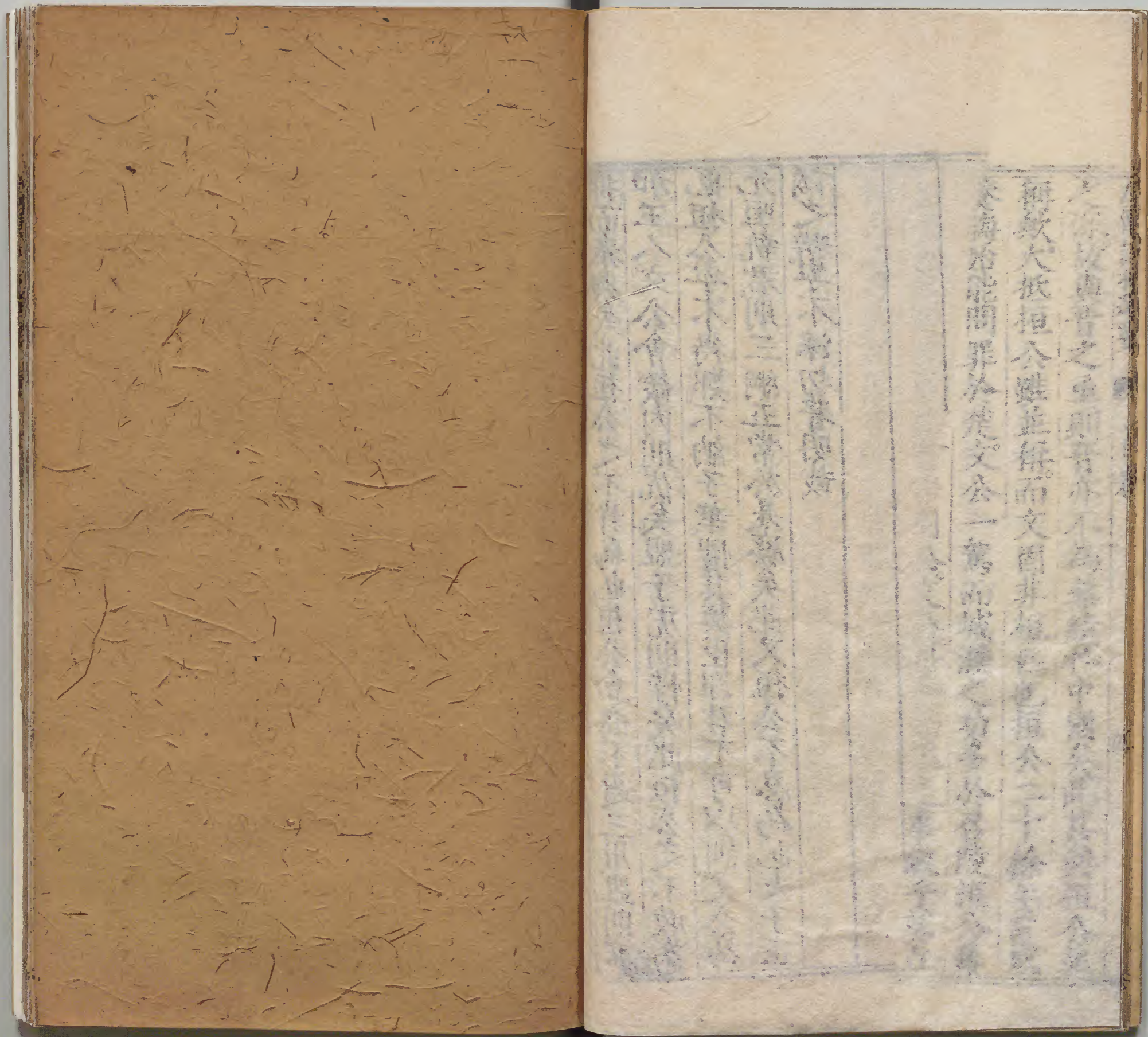
李氏曰。王道流行。侯伯受職。古未始有伯也。以古之未始有伯。而齊實造端。則桓為首罪矣。而春秋或予桓何以斷矣。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桓公之未興。與桓公之方伯。及桓公之既沒。世變各異也。王臣下聘而不報。王師出伐而無功。凡伯書伐。戎強於北。蔡師書敗。荆盛於南。鄭分許。鄆宋廢。鄭嗣。紀小而併於齊。邾弱而偏於魯。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序績召陵而荆帖矣。陳旅聶比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

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沒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
又九三變。圖伯之初定伯之日及成伯之後得失頗殊也。伐鄉
侵宋侯度未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鄆。履事未久。設施
多舛。遇穀盟。扈閔理未熟。檢防易肆。蓋桓公圖伯之初也。賈澤
而行葵丘以前。衣裳不軟。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
與其為盛在是數年。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於管仲
而放繩墨。城杞。敗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黃。則外憂起。會下
則家法虧。蓋桓公成伯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之
主伯為有功。即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公立功為不遠。功過乘
除。齊伯之顛末可考矣。

○文公

李氏曰。晉有二文之業。蓋文侯文公也。書錄文侯之命。捍王於
艱。錫以秬鬯。為東周賢侯。春秋詳文公之伯。蓋文侯家法也。文
公之興其事。易於齊桓。固有自來矣。然文公既入國而事之不
載於經者。九四年雖以納王之懿。功削而不見。至二十八年。一
簡之中。乃五摯。晉侯不以為繁。何哉。蓋自武公以支代宗。併吞
專立。讀無衣之詩。雖晉之臣民不能自安也。春秋為是黜。晉不
書。文公奔而復國。內何所承。上何所稟。經復畧之。勤王固為大
美。然特以求諸侯之利心而為之。豈真知君臣之義哉。至二十
八年。晉楚之事。乃閔夷夏之盛衰。非係一國之得失。春秋抑楚

左傳言木運要 一 百卷 四
之深故與晉之亟則晉亦不為無績於中國矣此其與桓公並
稱歟大抵桓公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
養晦始能問罪於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履
盟履會遲迴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敏乎葵丘
桓公終身與諸侯會郵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
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乎桓公而曰文
非桓匹何也文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公也事速就
乎桓公者義尤壞乎桓公者名盛乎桓公者實衰乎桓公者
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此其非桓匹歟
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伐楚文公謂非致萊川不可與楚爭楚
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不肯為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
加王人文公會畿內則仇矣盟于虎則悼矣此桓公之不敢為
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為
元咺執君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不忍為也夫子正
譎之辨寧不深切著明哉



後漢書之五則亦小同其意然中與公孫氏同公
 孫氏大抵拒公孫氏正其而文則其意也則公孫氏
 亦無不謂明罪外定文公一為則其意亦不為其意
 亦無不謂明罪外定文公一為則其意亦不為其意

少卿與李光武書
 少卿與李光武書
 少卿與李光武書

襄公

季氏曰。齊孝公不為率齊桓之列。晉襄能繼晉文之統。孝公初
宋有抑齊之志。襄公初。秦懷駕晉之謀。宋啓甌之爭。秦尋殺之
釁。此皆爭霸之端也。孝公不能抗宋而襄公首能挫秦。此乎之
所以未失伯。則殺之戰。春秋亦幸晉有功矣。乃削而人之何哉。
曰幸之者。夷不偏華。以權之未失也。削之者。喪不與戎。以義之
不可也。豈得以小功妨大義乎。雖然。襄公復伯。則實始於此文。
公之沒。三強並興。秦雄西陸。狄徂北師。楚復強於南。苟縱一敵。
則晉伯去矣。襄公夏戰。殺以却秦。秋敗箕。以剪狄。冬伐許。以離
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亦可謂有伯者之略。此其能繼文者也。

苟有伯者之略。則襄公之烈。何為僅止乎此。曰外患既息。舉動即異。伐衛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毀列矣。士穀主盟則權散矣。處父救江則謀怠矣。越一二載。事不逮初。况能持久乎。是以君子不貴速成而圖全於其終。不志小利而慮患於其遠。襄之規。又後於文公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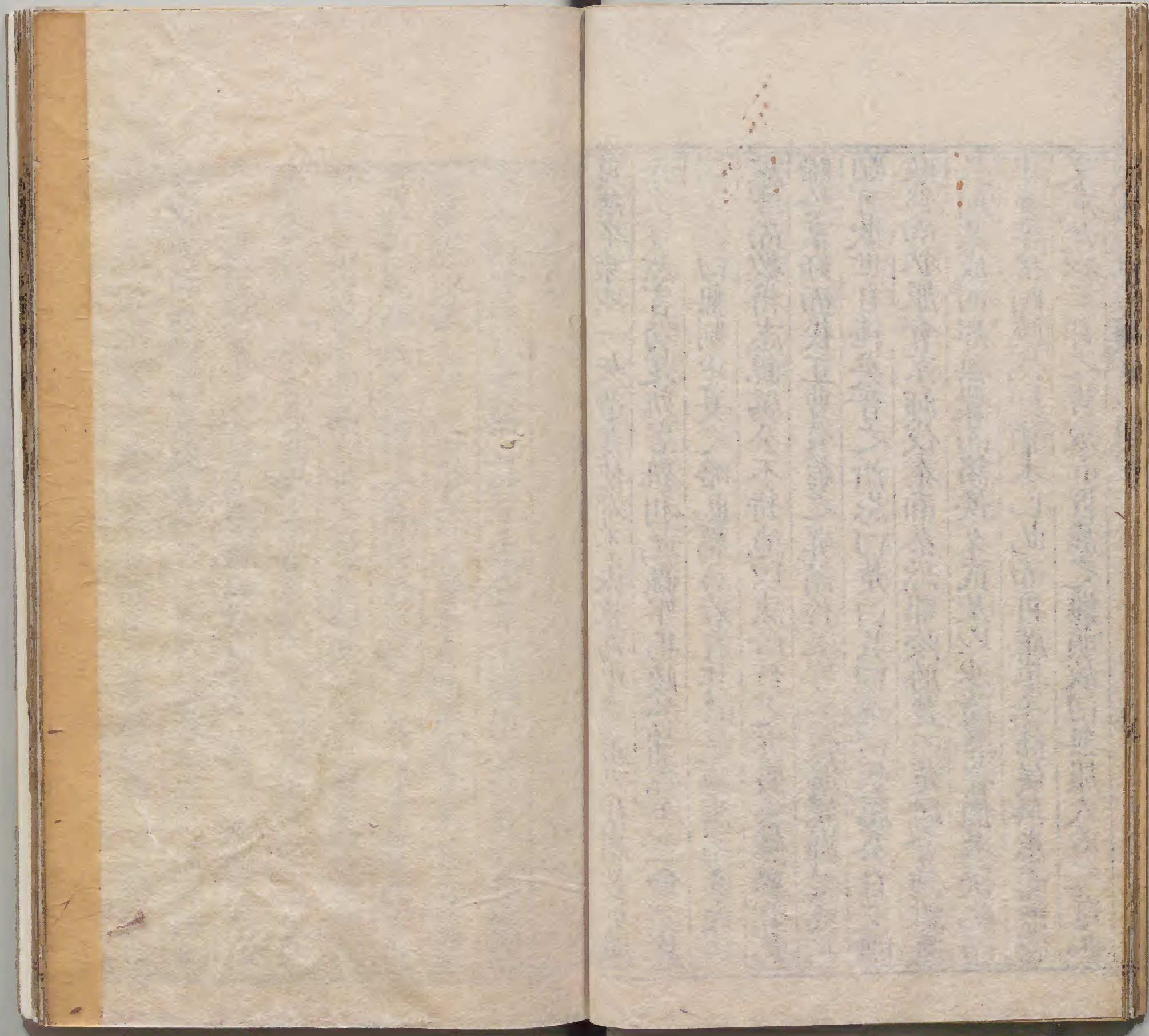
上既下拜楚始爭節蓋將管試晉政於是有所為之計也
故也而敵即之後止書晉人衛鄭故介魯以求通蓋未忘晉也
於是為齊秦之會此開大勢也而新成之盟晉侯不出意也明
曰討齊雖在之會曰平宋雖蓋君臣之大倫人道之不可不
言也或求賂以充以無功而受其利曰晉君亦不在其
此方可圖也夫以謀取其伯也且況於魯也夫以謀取其

晉有伯者。略則委公之。初則委伯。伯之志。成公力弱事淺。無伯諸侯之權。景公心勞謀舛。無制中夏之略。厲公外強中乾。無服人心之道。四君雖執夏盟。非復文襄之舊矣。靈公以少主蒞強鄉。上驕下肆。楚始爭鄭。蓋將嘗試晉政。於是狼淵之師。此非細故也。而救鄭之後。止書晉人衛鄭。欲介魯以求通。蓋未忘晉德。於是為沓棊之會。比閔大勢也。而新城之盟。晉侯不出。扈之盟。曰討齊難。扈之會。曰平宋難。蓋君臣之大倫。人道之不可廢。此豈常變也。或求賂以免。或無功而還。范山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夷狄謀取其伯。方且沉溺宴安。厚斂以雕墻。輕殺

○靈公成公景公厲公

李氏曰。靈公政墮柄分。無抗伯業之志。成公力弱事淺。無伯諸侯之權。景公心勞謀舛。無制中夏之略。厲公外強中乾。無服人心之道。四君雖執夏盟。非復文襄之舊矣。靈公以少主蒞強鄉。上驕下肆。楚始爭鄭。蓋將嘗試晉政。於是狼淵之師。此非細故也。而救鄭之後。止書晉人衛鄭。欲介魯以求通。蓋未忘晉德。於是為沓棊之會。比閔大勢也。而新城之盟。晉侯不出。扈之盟。曰討齊難。扈之會。曰平宋難。蓋君臣之大倫。人道之不可廢。此豈常變也。或求賂以免。或無功而還。范山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夷狄謀取其伯。方且沉溺宴安。厚斂以雕墻。輕殺

以復諫欲不亡得乎。故曰無抗伯業之志也。成公若有其志矣。內難甫靖。履國未長。四年而後始出偏師以侵陳。黑壤與扈二會。僅能再合列國而已。黑壤以服鄭。扈以服陳。亦庶幾改物也。然始之不能為者。凡數年。外而楚人三歲三伐鄭。晉無攘却之謀。內而鄭子家殺君。晉無討賊之刑。諸侯何所觀焉。故曰無主諸侯之權也。景公若能收其權矣。規模失序。徒勤諸侯。不能首合與國。大修同盟以治。即異之黨。使楚人得號令於辰陵。乃且亟會攢。函求山。後戎狄以為先務。是孰緩孰急也。不能謀少西氏之逆。以誅陳之惡。使楚得行方伯之事。方且脩房帷一笑之憾。興大師以伐齊。得已不已。是孰重孰輕也。不能統一六師。蒐繕卒乘。以一矢遺楚使。邲不振旅為中國。蓋乃伐虜咎如。滅赤狄。哆然言功。是孰善孰利也。蟲牢馬陵於蒲。晚年三會。竟莫駕楚。故曰無制中夏之略也。厲公若有其略矣。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志。觀厲公不特純以汰心行之。亦假義飾譽者也。歸於京師而後。正曹負芻之罪。請於王官而後。進駕鄭之威。此類可欺世自掩矣。晉之所忌曰楚。曰吳。曰秦。曰狄。厲公自交剛敗狄而狄服。會京師伐秦而秦恐。鄢陵勝楚而楚弱。會鍾離通吳則吳成。四鄰無讐。而諸侯反貳。是以沙隨辱魯。猶未快也。而求多季孫。阿陵伐鄭。猶未已也。而再厯單子。諸侯無患而蕭牆反危。是以三郤之誅成。而匠麗之難萌。故曰無服人心之道也。



○悼公

李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公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於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淺矣。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顧却慮之謀。無輕逞輒快之舉。其亦稍知以道養心歟。八年九合。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駟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鷄澤之召諸侯曰。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無滅譚滅遂。執曹

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為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
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無逆
盟乞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為威。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量
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
無城濮鄆陵之勞。是三者非有君子之資乎。然能服諸侯而不
能杜大夫用事之漸。能得鄭而不能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
能蓋誘吳之非。夫諸侯主盟誓之權。非大夫敢干也。蕭魚已後。
凡三失荀偃士句儼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浸分。何謹於諸侯。
而縱於大夫乎。陳不可棄。猶鄭不可舍也。伐陳之後。以為有陳
非吾事。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於撫鄭。而拙於
陳。夫乎吳不可啓。猶楚不可釋也。會向之後。欲數吳不德。以退
其人。亦已晚矣。楚患雖弭。吳憂猶甚。何明於治楚。而暗於治吳
乎。不然。悼公之霸。過桓文矣。

○宋穆公為鄭公
○州吁弑父自立之亂
○五文書陳公
○鄭公之亂
○吳不德以退其人
○悼公之霸
○桓文之霸

建陽 觀瀾 周應龍 校釋

○隱公

○叙鄭莊公叔段本末

○周鄭交質

○宋穆公屬殤公

○石碯諫寵州吁

○州吁弑父自立石碯殺州吁

○臧僖伯諫觀魚

○五父諫陳桓公

○周桓公料鄭伯

○隱公謙受齊侯告成

○滕薛爭長

○鄭莊公戒飭守臣

○息犯不韙以興師致敗

○桓公

○臧哀伯諫納郟鼎

○師服言晉侯名命之失

隱公之立也無道以與魯為信未以能得鄭也鄭公統以諸心行
之鄭子良曰吾若方明必不棄也故五會之信於不盟也
隱公之立也無道以與魯為信未以能得鄭也鄭公統以諸心行
之鄭子良曰吾若方明必不棄也故五會之信於不盟也
隱公之立也無道以與魯為信未以能得鄭也鄭公統以諸心行
之鄭子良曰吾若方明必不棄也故五會之信於不盟也

左傳評林選要上卷目錄一

○桓公伐鄭

○季良諫追楚師

○鄭忽奔昏

○命名子同

○虞公致伐之由

○屈瑕敗鄭師

○鬬伯比知屈瑕必敗

○祭仲殺雍糾

○公及姜氏如齊

○辛伯念周公亂本

○莊公

○三甥欲殺楚文王

○鮑叔薦管仲

○曹劌論戰

○公子偃敗宋師

○臧文仲論宋必興

○原繁對使者論貳

○陳敬仲辭卿及夜飲

○曹劌諫觀社非禮

○御孫諫刻桓宮角

○御孫譏大夫宗婦觀用幣

○驪姬與二五諸群公子而立奚齊○城諸及防

○內史過論虢公聽於神

○閔公

○管仲請救邢以從簡書

○齊仲孫湫論政

○晉為太子城曲沃

○懿公好鶴滅國

○里克諫將太子

○救邢封衛

○文公致富之由

○僖公

○晉假道於虞以伐虢

○晉卜偃論虢

○楚使及詰齊師

○屈完使齊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士為築城不慎

左傳詩林選要目錄

○宮之奇再諫虞公假道於晉

○楚文王知申侯

○管仲言以德礼服鄭

○宰孔止晉侯之會

○齊侯下拜受胙

○荀息不食言

○惠公殺里克

○周内史論晉侯惰于受王

○管仲讓不忘職

○晉餓秦輸之粟

○秦餓晉閉之糴

○叙秦晉相失本末

○甯莊子託旱以伐邢

○隨不量取伐

○文仲論宋欲合諸侯

○臧文仲諫焚巫尪

○文仲諫魯卑邾

○子魚論戰事

○晉懷公殺狐突

○晉重耳出亡本末

○子犯授璧公子

○寺人披以難告晉侯

○晉文捨小怨

○介之推不言祿

○文公以鷓冠殺子臧

○臧文仲諫以狄伐鄭

○富辰諫后狄女

○王使告難

○晉侯勤王

○襄王拒晉文請隧

○晉以信降原

○禮至臧邢勒功

○魯展喜犒齊師

○為賈不賀子文

○晉文圖霸

○晉楚城濮之戰

○甯俞盟衛人于死濼

○晉文于溫之會

○侯孺使復曹伯

○燭之武說秦解圍

○蹇叔諫襲鄭

○弦高犒秦師

○晉敗秦師于殽

○先軫死敵

左傳詩林選要目錄

○齊臣請用其缺

七卷目錄畢

評林李九我先生左傳評林選要上卷

溫陵 九我 李廷機 精選

座主 紫溪 蘓濬 批點

同邑 瞻溟 王道顯 叅訂

書林 望雲 鄭以厚 繡梓

○魯隱公名息姑魯惠公之子姬姓侯爵在位十一年按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叙事 叙鄭莊公叔段本末

初鄭武公娶于申國名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後奔共故曰共叔莊公寤

生寤生生之難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因寤而驚故以遂惡之

愛共叔段欲立之武姜使立段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

左傳平本異文 上卷

武姜為段請于莊公曰制嚴邑也號叔死焉言制嚴險之邑號叔昔居此恃其險
而不修德為佗邑唯命欲佗邑則唯武請原使居之謂之京城鄭所滅而死
大叔公從姜請封段使居京城以示寵異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邑有先君廟曰都城一雉長三丈高一丈過百雉言周圖過三百丈之數都城過大將為國家患害先王之制
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參分其一不過百雉中之一五分其一不過六十雉九之一
九之一九分其國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言京城不度非先王之制莊公將不
度非先王之制莊公將不堪叔段據有大都之害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言武姜欲大
禍害對曰姜氏何厭之存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不使叔段
蔓難圖也蔓章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何况叔段為
弟可得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言段據有大邑必多行子姑待

履

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兩屬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無生
將若之何言國家不可使人有携貳欲與大叔臣請事之
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請除去大叔不除則公曰無庸將
自及言無用除之段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于廩延西鄙北
段皆收為已邑子封曰可笑厚將得衆公曰不義將得衆心
不暱厚將崩非義於君不親於兄大叔完聚完城郭繕甲兵具聚人民繕甲兵具
卒乘車曰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可以討鄭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叔段入于鄭公伐諸鄭五
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
二君言段強大雋傑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謂鄭

三傳平本

二

辭聖言 志在於 不言出奔 難之也 難言 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

及黃泉無相見也 言非死至地下 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

人聞之有獻於公 或以時物獻公 公賜之食 食杏肉 考叔食所賜

公問之對曰 小人有母 嘗小人之食矣 未嘗君之羹 請以遺

之 欲以發問也 公曰 爾有母遺 繫我獨無 穎考叔曰 敢問何謂

也 據莊公母武姜 尚存疑而問 公語之 故且告之 悔 莊公語考叔以寘姜誓

無及對曰 君何患焉 若闕地及泉 隧而相見 其誰曰不然 言若

及泉水之處 為地中 隧道與武 公從之 公入而賦 大隧之中 公

姜相見 誰敢以此說為不然 武姜出而賦 大隧之外 武姜借公出身

入隧道以迎 其樂也 賦 武姜而賦 詩 其樂也 賦 武姜出而賦 大隧之外 武姜借公出身

辭聖言

只謂之

公語二

句無限

本意高

復寫節

在母子

之情曲

穎考叔純孝也 愛其母施及莊公 考叔自愛其母而能

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 其是之謂乎 事極有筆力 寫其怨端之所

以萌良心之 所以回皆可見 始言 亟請於武公 亟之一字 母子

之相仇 疾病源在此 後言 姜氏欲之 焉避害 此全無 母子之心

蓋莊公材畧 儘高叔段已在他 掌握中 於其未發 待之甚緩 於

其已發 追之甚急 公之於段 始如處女 敵人開戶 後如脫兔 敵

不及拒者也 然莊公此等 計術施於敵國 則為巧 施於骨

肉則為忍 此左氏鋪叙好處 以十分筆力 寫十分人情

議論 周鄭交質 三年 王貳於虢 平王欲分政於虢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 媿士秉周政 故周鄭交質 以為信 王崩周

鄭伯怨王 王曰 無之 於虢公事 故周鄭交質 以為信 王崩周

人將畀虢公政 四月 鄭祭足帥師 取溫之麥 秋 又取成

周之禾 復帥師 交踐 周鄭交惡 君子曰 信不由中 質無益也 鄭

周之禾 復帥師 交踐 周鄭交惡 君子曰 信不由中 質無益也 鄭

周之禾 復帥師 交踐 周鄭交惡 君子曰 信不由中 質無益也 鄭

周之禾 復帥師 交踐 周鄭交惡 君子曰 信不由中 質無益也 鄭

文有

誠信不出中心以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能
 子交質無益於事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能
 明恕行其事要結以上下大小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
 之禮節雖不交質誰能離其交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
 盪藻之菜筐宮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山谿為澗通川為谿方
 萍繁備蒿盪藻聚藻皆可為菜筐方管員皆竹可薦於鬼神可
 器錡有足釜無足皆金器潢汙行潦流水行潦流水可薦於鬼神可
 蓋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摠言何况君子結
 之以合上下又焉用質風有采繁采蘋於薄禮雅有行蒹葭
 大小之禮節又焉用質風有采繁采蘋於薄禮雅有行蒹葭
 酌義取雖行潦可以祭祀昭忠信也明有忠信雖薄物皆可
 鄭諸侯也左氏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矣周亦不能無罪焉平
 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號公而不敢進異懦暗弱反為虛
 言以欺其臣固已失天子之體矣及其甚至於交質尊卑之分
 蕩然矣鄭亦何所憚哉温之麥洛之禾宜其相載而不顧也
 辭令 宋穆公屬殤公 三年

温雅

父使立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宣公名與夷宣公之子
 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
 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於先君對曰群臣願奉馮
 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
 君之舉也君棄遜讓之德不與殤豈曰能賢豈曰能光昭先君
 之令德宣公以國讓我先我今我今又以國讓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
 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
 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不立其子立其
 命以義夫讓國義也言宣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

之謂乎。朱氏曰：宣公遜國於衆而使之逐其子，穆公遜國於姪而使之殺其身，然則何百祿是荷之有？公羊傳曰：君子火君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斯言當矣。

議論 石碻諫隴州吁 三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從夫色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

莊姜以為己子。莊姜雖養為己子，然太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母嬖故吁有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言驕者淫泆乃邪之所自起，而將立州吁乃定之矣。立州吁所以有此四者，由於於寵祿過也。夫寵而驕，驕而得君，君寵愛而位號若猶未也。階之為禍，階之為禍，夫寵而驕，驕而得君，君寵愛而

能降。已驕而能降，而不憾，而能降者，有怨憾之心，自降其心，猶其心也。能降者，自降其心，猶其心也。能降者，有怨憾之心，自降其心，猶其心也。

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言龍州以速其好，兵是去順效逆，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勿與州吁游，桓公立乃老，碻乃告老致仕。

州吁弑桓公而立，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治絲以和緩為先，若道猶是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忍

州吁弑桓公而立，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治絲以和緩為先，若道猶是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忍

州吁弑桓公而立，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治絲以和緩為先，若道猶是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忍

州吁弑桓公而立，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治絲以和緩為先，若道猶是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忍

州吁弑桓公而立，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治絲以和緩為先，若道猶是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忍

州吁弑桓公而立，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治絲以和緩為先，若道猶是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忍

州吁弑桓公而立，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治絲以和緩為先，若道猶是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忍

州吁弑桓公而立，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治絲以和緩為先，若道猶是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忍

則刑過。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

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而欲以

功必不免矣。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以厚

故問於父。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

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朝陳使陳為衛請。厚從州

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

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朝而就圖討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

衛。執吁厚請蒞。九月。衛人使右宰醜。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碏

使其宰孺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

厚。厚焉。惡州吁。君之臣以大義滅親。神君臣大義。其是之謂乎。

○真氏曰。方莊公之龍州。吁也。碏能諫之及州吁

之篡桓公也。碏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五年

臧僖伯諫觀魚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國之六

與。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則不為是舉。動蓋以軍國

也。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言君之所為。將納民。故講事以度軌

也。講習大事。以準度量。謂之軌。後謂之軌。取材以章物。取鳥獸之

物。采非苟然。講事量。謂之軌。後謂之軌。取材以章物。取鳥獸之

然而取材。采謂之物。後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

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起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春

曰蒐。謂蒐索禽獸。之不孕者。夏田。曰苗。謂為苗除害也。獮殺也。

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釋也。

皆於農隙以講事也。皆於農事間。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

左傳平林...

左傳平林...

左傳平林...

左傳平林...

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歸國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旅而還歸而飲至以數軍實而飲至下廟以數軍實昭文章君大夫士車服明貴賤者先殺此所器械及所獲軍實以明君大夫士辯等列等第行列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後習威庶人之貴賤儀也皆以講習上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宗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則公不射君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阜與臣隸言取此雜物以資器備公曰吾將畧地焉託詞以畧地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所親公曰吾將畧地焉畧地攝巡行名之遂往陳魚而觀之備而觀之信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棠去魯遠胡文定公曰諸侯非王信伯之忠不見納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意之以禮也

論 五父諫陳桓公

六年

五月庚申莊公鄭伯侵陳大獲大獲俘敵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

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

何能為宋衛大國實可畏難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

長其陳桓公之謂乎言陳桓公不許鄭成長惡不悛收隨而自及於禍從自及也

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

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非特惡人凡惡如如

農夫之務去草焉變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信

美善者自伸矣善者自伸矣惡者既屈則美善者自伸矣美善者自伸矣

議論 周桓公料鄭伯 六年

三年平水吳更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

簡

晉鄭焉依晉文侯鄭武公扞王于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既厚

無鄭以勸獎諸侯况不禮于鄭鄭來朝猶恐其不至况不禮焉鄭不來矣况不復來朝矣

辭令 隱公謙受齊侯告成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齊使人來魯告秋公使裝仲對曰君釋

薛簡

三國之圖以鳩其民言齊君解釋三國相圖君之惠也寡君聞

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順下風而受齊君之明德

辭命 滕薛爭長 十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滕薛同侯爵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

周前故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言我乃周薛庶姓也薛任姓滕

庶姓我不可後之我同姓親不公使羽父請於滕侯曰君與

君辱在寡人于魯君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擇其材賓

有禮主則擇之擇其序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周家宗室盟誓皆

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若我公來朝薛國姬姓諸君若

辱則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謙言薛若辱加賜於魯薛侯許

之乃長滕侯乃以滕

辭命 鄭莊公戒飭守臣 十一年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

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言齊謂許不共職許既

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雖齊有以許與魯之命乃

左傳平水選要 上卷

詞氣
溫栗
令人
抱然

與鄭人許乃以與鄭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

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謂段寄食四其况能久有許乎

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將使公孫

治許若寡人得没于地終壽天其以禮悔禍于許言天其以禮

也以亂無寧茲言寧止此許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

謁焉如舊昏媾言許公復國后若鄭國有請其能降以相從也

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言能降心從鄭請

與我鄭爭此許國之地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裡祀許

乎若他姓處此相偏害則我鄭國子孫救寡人之使吾子處此

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言我使許叔處許東偏之

固我之邊陸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偏鄭也器用財賄無寘於

許我死乃亟去之急去勿吾先君新邑於此舊鄭在河北武

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堯時

繼之亂天而既厭周德矣則天棄周德可知吾其能與許爭乎君

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此言鄭莊公得伐叛禮言禮經國家

定杜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

處之量力而行之度鄭力之強相時而動是相時而動無累後

人我死而去之可謂知禮矣趙氏曰諸侯無王命八人之國

是無累後人

曰天村
國鬼

矣左氏以為有禮是長亂階也

息犯不韙以興師致敗

十一年

鄭息有違言字法息姬姓國蓋與鄭接境鄭之息師大敗而還君子以是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

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敗師也不亦

宜乎不度德謂鄭莊賢而加之以兵不量力謂息力弱而先起

明證其辭不察有罪謂不論曲直而輕開○呂氏曰息之為息

自遠於息息亦未必取敗於鄭今乃不勝一國之常則鄭必不能

小而犯大宜其自取覆敗而五不韙之責皆萃其身也

○魯桓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統兄而自立謚法辟土跋遠曰桓

議論 臧哀伯諫納郕鶉

二年

夏四月取郕大郕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非禮也以紕逆賂器納

甚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昭明善德以臨照百官猶

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清廟肅然清淨

大路越席大路王路祀天車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粢食不

鑿黍稷為粢昭其儉也四者昭明衮冕黻珽衮畫衣也冕冠也

芟王帶裳幅舄芟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衡統紘紕衡維冠者統

纓從下而上者若今行滕者烏復履昭其度也此十二者昭明其藻率鞞鞞藻率以

所以藉王也佩刀之削鞞鷹游纓鞞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

其上節曰鞞下飾曰鞞鞞鷹游纓鞞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

前昭其數也尊卑各有數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

謂之黻兩昭其文也皆以昭明貴五色比象色相戾昭其文也賤之文章五色比象色皆以比天地四

昭其物也。皆以昭明器。錫鸞和鈴。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

昭其聲也。皆以昭明其。三辰旂旗。三辰日月星也。昭其明也。皆

昭其德象。夫德儉而有度。有度。登降有數。登降謂上。文物以紀

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

今滅德立違。而實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

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罷賂章也。

官所以失德而違邪者，由寵。臣之受賄賂，章明無所忌憚。卨，卨在廟，享孰甚焉。武王克商，遷

九卨于維九卨夏禹所鑄三代相傳以為國寶義士猶或非

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

內史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遠不忘諫，之以德。伯

名言

抑揚

東萊曰：桓公親為弑逆而不懼，豈懼取亂人之一罪乎。羽父為桓公畫弑逆之謀，哀伯為桓公畫守成之策，正名定罪，不當置哀伯于羽父之下。○真氏曰：桓公本以弑立，故不復知宋君弑立之惡，滅哀伯之言，始若平緩，至滅德立違以後，乃始激切論事，體當如是。

師服言晉侯名命之失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

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

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亂則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

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

替乎。穆侯愛少子，命名特美，師服因知其黨必盛於魯，惠之二十

三語
得命
名之
義

晉國而文侯之後將衰替而并歸於桓叔也

國法

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傳之。言得貴寵。公孫為傳。根本強矣。枝葉弱小。相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惟天子得建立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國。諸侯立家，諸侯但可立卿大夫之家。卿置側室，卿只側室。大夫有貳宗，大夫以嫡子為子，為小宗。以相輔貳。士有隸子弟，士自子弟為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各有親疎。皆有等衰，自天子至於降殺皆本大。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不敢冀。庶人有等第。而末小也。也而建国，於曲沃。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大都耦國是先自弱其也。呂氏曰：嫡庶長幼之定，分古今聖賢不敢輕變。晉穆侯何人，也乃敢首亂之，溺於私愛，命名之際，妄有輕重，馴致曲沃之禍。卒履宗國自古聖人所恃以塞千萬世之爭端者，至是皆壞。後世始知人可勝天，庶可奪嫡，幼可凌長，篡奪之禍，史冊相望。約者未必非晉啓之也。

桓王伐鄭

五年

恭而無禮之詞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緡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雖軍敗身傷猶殿。欲也。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不欲多出人之上。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然後慰問王。之左右。○愚按：莊公以不朝見討，不知服罪請命而敢抗王師，至于射王中肩，其無君不道甚不臣矣。杜注乃謂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議論。李良諫追楚師。楚大夫。末如之乎。六年。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楚反先求。成於隨。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正二國。亦楚大夫。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言我楚之不得逞志於漢東諸侯伐之失策使然。我張吾之三軍，被吾甲兵，以

一段文有頃性

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問也彼諸侯恐懼而協心以謀我之策故難問離

其心此楚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隨若自張大必棄絕小國而不協心

以謀小國離楚之利也小國離心則隨勢孤無援此楚國之利少師侈請羸師以

張之隨少師心素自侈大楚子示以羸大夫熊率祖比曰季梁在何益

言季梁必諫其君何益於事言今雖未行吾計中少師得

其君言季梁雖賢不如王毀軍而納少師言今雖未行吾計中少師得

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

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小國有道大國淫雷無道所謂道忠於民而

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陳信於鬼神無規辭今民餒而

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詐稱功德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塗

肥腓性純色完全築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

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腓謂民

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瘕蠹也謂其民

疾瘕蠹皮毛謂其備腓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

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言有嘉善敬

其美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言性性衆盛

馨香無諛慝也以上下皆無諛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

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

有心而鬼神之主今隨國之民各有異心君雖獨豐其何福之

有君始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伐隨少師有寵楚闞伯比曰可矣讎有譽不可失也言前張隨

今少師無德有寵是隨為我之讐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

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請下之謂請服于楚所以怒我而怠寇

也所以怒我而欲怠寇志欲使隨人怒楚少師謂隨侯曰必速

戰不然將失楚師言若不戰當如前年之失楚師蓋因隨侯禦

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言楚精兵皆在

則勿與楚且攻其左右無良馬必敗且先攻其左右偏敗眾乃

弗從戰于速杞言少師有寵其時以為戎車之右隨侯逸楚大夫闞伯比

伯比曰天去其疾矣言少師為隨之疾今隨未可克也乃盟而

還呂氏曰嘗考闞伯比之謀既假毀軍之詐而中少師之欲

懼復假隨侯之請而激季梁之諫復假季梁之重而致隨侯之

請置毫末之毒於少師之心而一國君臣從轉薰染自勝自負

自起自仆自予自奪如輪如機不得少息吾端坐拱手不動聲

色而徐制其敵焉雖事往陳書之簡續讀者猶不知其端倪况

於當時自墜其網者乎

辭命 鄭忽辭昏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

師公之未昏於齊也桓公三年娶齊女文姜齊侯欲以文姜妻

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太非吾耦

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言在我反求諸已而君

已何為倚大國為重君

左傳卷之二十三 楚子伐隨

子曰善自為謀言忽善獨索其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
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齊吾猶不敢齊言往時未有功於
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齊言往時未有功於
其謂我何言必見遂辭諸鄭曰世皆咎鄭忽之命以辭齊昏○呂氏
國以為固殆非也使忽不辭則彭生之禍不在魯而在齊矣豈
有禍魯而福鄭者哉然則忽之辭昏固未可厚非也後世徒見
其以微弱致禍遂非以辭昏議之殊不知弗得之於辭昏而失
之於微弱一是一非兩不相掩焉得以後之非廢前之是哉忽
之言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信斯言也古今之篤論
也苟忽能充是言則洪範之五福周雅之百祿皆我有也尚何
微弱之足患乎論者不譏忽之不辭昏則夫譏其言之失
亦惑矣○愚按詩鄭國風有女同車序云鄭人刺忽之不昏于
齊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又按左氏曰善自為謀其載祭
與特序之言實相表裏然此皆以成敗論是非也惟東萊呂氏
云忽得之于辭昏而失之于微弱使其不辭而娶文姜則直肖

鄭誠哉是言也
議論 命名子同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魯十二公惟子同生是
太子之接以太牢以禮接夫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
禮舉之接以太牢以禮接夫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
地四士妻食之士之妻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命之子生三公問名
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
叔虞魯公子反宋仲子生而以名生而以名生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因命名曰取
有文在其手故曰以名生而以名生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因命名曰取
誅暴故曰以名生而以名生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因命名曰取
於物為假若伯魚生而有人饋之魚取於父為類與父同日因
名之曰同故不以國以本國為名不自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
曰取於父

章法

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

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禮既卒哭以木鐸徇于

觀畫之祖新死者名終將諱之生曰名死曰終名終曰諱自高

故以國則廢名國不可易則以官則廢職諱名而廢其職以山

川則廢主山川之名是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畜牲為名則

廢年是廢宗祀以器幣則廢禮以器幣為名則不敢用此器幣

大牢小牢之禮以信侯廢司徒信侯名司徒故廢宋以武公廢司空武王名

廢司空改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教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

命之曰同取於父為類義

叙事 虞公致伐之由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

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其害也賈者坐四而待禍害之至也乃

獻之又求其實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言虞公若得寶

之心將殺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其池呂氏曰虞公以貪

而取其貨寶法也名雖不一而同出於嗜貨焉使虞公思吾求劍

貪吝非二法也雖不一而至於貪矣使虞叔思吾守劍之心

即虞公求劍之心必不至於吝矣惟其不能

交相怨而反相責此其所以釀莫大之釁也

議論 屈瑕敗郟師

楚屈瑕將盟貳軫二軫二國名將以師盟之師盟之郟人軍於蒲騷蒲騷將與隨絞州蓼

伐楚師莫敖患之鬬黶曰郟人軍其郊必不誠恃其近郊且日

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且日日度君次於郊郟以禦四邑我以

左傳評林卷要

論奇

銳師宵加於郢。郢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志。心必不疑。楚師之來。恃其近城。則小小失。若敗。郢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

耶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議論 闢伯比知屈瑕必敗

春楚屈瑕伐羅。計其去年。闢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

舉趾高。心不固矣。凡人志氣揚揚。則舉足高踰。謂人莫已若也。遂見楚子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必敗。蓋驕之甚。倫敵之心不固矣。

善發

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言伯比此意。其謂君無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感。莫敖以刑也。刑非獨刑。罰凡國之

以調新

覽

見莫敖而請。莫敖徂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設備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取敗。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以文武之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須見莫敖。乃能成功。此所謂威莫敖以刑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盡行而有濟師之請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師行已遠。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焉。鄧水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與南蠻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於谷。父以聽刑。之典。刑楚子曰。

左傳言木選要

孤之罪也

言孤不能從諫之罪

皆免之

呂氏曰屈瑕之禍鄧曼歸之蒲騷吾以為成屈瑕

之禍者在絞而不在蒲騷方伐絞之初屈瑕雖欲自用尚未敢自信也苟又挫於絞人必謂昔以用人言而勝今以自用而敗將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女為戲矣彼既見其謀之驗忘其幸而矜其能心口相語時昔蒲騷之勝借曰闞廡之謀今采樵誘敵之策豈亦闞廡教我哉此所以堅其自用之意而趣其荒谷之盛也

祭仲殺雍糾

十五年

音祭

祭仲既逐昭公立

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

郊

將為祭仲設享雍糾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

句法

指祭仲

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

子于郊

吾惑之以告於父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

出厲公愍其見殺故載於父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

公及姜氏如齊

十八年

春公將有行

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

無相墳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而齊

齊侯通焉

齊襄公與文姜私通此詩人所為賦公謫之而謫文

姜以告

文姜以公謫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

于車

載彭生有力拆公脇骨而殺之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

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以彭生除

之

言不知君死之由故咎無所歸而耻辱之惡聞於諸侯齊人

殺彭生

呂氏曰國君夫人父母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禮也

不過以為別嫌明微耳亦未知其為甚急也及魯威文姜犯是禮以如齊轉眄而維拉幹之禍身死異國為天下笑一出於禮

簡明

而禍遽至此人其可以斯須去禮耶

議論 辛伯諗周公亂本

十八年

周公欲弑莊公而立王子克莊公弟辛伯告王以周公之謀告莊王遂與

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

公桓王託王子克於周公黑肩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匹嫡匹嫡庶如兩政兩政權臣

國大都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伯之諫總數字耳漢高犯之而有人疑之禍唐高犯之而有武氏之篡晉獻公犯之而有田闚之亂

齊王芳犯之而有曹馬之爭晉元帝犯之而有武昌之叛唐明皇犯之而有范陽之變亦天下之甚可畏者

○魯莊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在位三

敘事 三甥欲殺楚文王 六年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楚文王鄧曼所生故為鄧甥止而享之

騶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

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言後思欲殺之若其及圖之乎其及今

乎句法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

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此祭必薦毛而君焉取餘

言君不復弗從還年伐申還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呂氏曰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亡繫于我之治亂反謂繫於

楚子之死生汲汲然欲殺之忘內而憂外何其疎也朱氏曰三

甥之謀亦愚矣不能使鄧侯自強其國而徒使為戕賊

之謀縱使楚文王可得而殺安知後來無滅鄧者耶

敘事 鮑叔薦管仲 九年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宮先入齊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

左傳評林卷之八

九

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

止公既敗師失其戎車恐為齊擒故二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以誤齊師是以皆為齊師獲鮑叔帥師來言

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託不忍之辭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

其意蓋欲生得管仲故言請受而快意戮之也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管仲知鮑叔必欲薦齊地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

夷吾治於高倭使相可也言仲治理政事之才多勝於高倭仲可使為相公從之

議論曹劌論戰十年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

言有祿食肉者已有定謀何必廁其間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

戰何為本與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言衣食雖吾

自專必以分與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輟已衣食豈能徧惠國人民未懷惠必不

從所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言祭祀之物有常數弗

信於鬼神不敢以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此特一念小信未

降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當否必盡已之情以求人

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上思利民忠也言莊公以情察獄

故可用戰則請從公與之乘與劌共戰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

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馳車追

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劌下車視齊轍跡又登車前曰可

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問曹劌以不鼓及對曰夫戰勇氣

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言戰以勇氣為主方一鼓之初正

勇氣發作之時至再鼓敵有玩心

章法

新句法

有波

者

章法

奇妙

而勇漸衰及三鼓敵彼竭我盈故克之彼既三鼓則玩怠而竭
有怠心而勇氣竭矣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
盛所以克齊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
故逐之詐奔則轍跡旌旂必整今轍
亂旗倒知其非詐故逐克之

敘事 公子偃敗宋師 十年

齊師宋師次于郎魯敗齊於長勺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

宋師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

臯比虎皮也公子偃又請自魯雩門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

齊師乃還劉氏曰齊宋輕用其衆以徑人之國罪也魯人誠

正亂安國便民不益堅且久耶偷得一時之捷而忘長世之慮此小人繫於勇畜於禍之咎

議論 臧文仲論宋必興 十一年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棗盛若之何不弔對曰

孤實不敬諸侯降名稱孤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拜謝君命

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

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不以常辭稱寡人而以略

名禮其庶乎其言恐懼修省首以不敬自責既而聞之曰公子

御說之辭也既而言此對答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辭命 原繁對使者論貳 十四年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

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

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

奇敘事

正義論

正論

詞系

入遂殺傳取背大陵使謂原繁曰傳取貳周有常刑諸侯皆既
 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
 父圖之疑繁有貳心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謂原繁
 時既無納已之言今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祀
 宗祏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
 之子儀既為鄭國社稷之主更復謀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
 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此上天之所制子儀在位十四年
 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
 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設使八人者皆如厲公以上
 之臣使之納已而可以濟其獄奪之事則貳心之臣聞命矣乃
 臣又將殺厲公以取厚利厲公亦未如之何也

縊而死呂氏曰禍莫甚於內叛殺莫甚於內立傳殺叛子儀
 可謂密矣自莊公之世用事於朝歷忽晉儀突之變國四易主
 此然中立舉無所助入則事之出則捨之視君位如傳舍不置
 欣戚於其間厲公以私憾殺之固非其止
 天其或者假手於厲公以大警為臣者歟
 辭命 陳敬仲辭卿及夜飲 二十二年

懇到

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顛孫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
 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
 罪戾弛於負擔去其負擔奔走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
 以速官諂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
 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桓公賢之故就其家樂公曰以火繼
 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臣之享君禮當卜日重其事
 也故嘗卜其晝日若夜飲則

詩二語

三傳平水

未之卜也。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合宜以君成禮弗
不致繼也。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合宜以君成禮弗
納於淫仁也。愛君之仁。呂氏曰：辭一卿之秩而開一世之基
子孫於齊也。

議論 曹劇諫觀社非禮 二十二年

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觀蒐軍實非禮。曹劇諫曰：不可。夫禮所以
齊。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法，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
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
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議論 御孫諫刻桓宮角 二十四年

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楹，皆非禮也。錄其椽皆非禮。御
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言儉者上下共行之德。侈惡之大也。先君有
共德，先君謂桓公不用楹，而君納諸大惡。而莊公納諸大惡。無乃不
可乎。

議論 御孫諫大夫宗婦覲用幣 二十四年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莊公使同宗大夫之婦。非禮也。御
孫曰：男贄大者，王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大者王帛，謂公侯伯
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鳥謂卿執羔，大夫女贄，不過榛栗棗脩。
執馮士執雉，皆章所執之物，以別貴賤。大夫宗婦覲用幣。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
以告虔也。脩之義，四者皆以告虔敬。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敘事 驪姬與二五諸群公子而立奚齊 二十八年

驪姬與二五諸群公子而立奚齊 二十八年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

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男女以

驪姬驪戎姬姓男爵納女於入曰女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

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

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桓叔始封曲沃先君

晉疆場之邑三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

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

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且章君君之功伐使俱日狄之廣

莫於晉為都言蒲與屈為狄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

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其他群公

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諸公子而立奚齊晉人

謂之二五耦二耦相耦言二人共墜傷晉室若此

議論城諸及防二十九年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角亢龍星也

在房故角亢晨見於東方戒事也戒民以火見而致用火為火

春夏秋三時之務始畢之初心星次角亢之後而最水昏正而救水營室星也謂今十

見於東方而致築作之所用水昏正而救水營室星也謂今十

謂立版榦也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如

議論內史過論虢公聽於神三十二年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有神以聲與人周惠王周惠王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

故也言神何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

故而降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

經

左傳言初選要○精意深義○若有神異

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

若之何處之對曰以其物享焉以神所出之物祭享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此解以其物之義言當問神以何日降若以甲王從之內史過

往使內史過往聞號請命神求賜土田之命反曰號必亡矣

雲而聽於神夫民神之主也號公神居辛六月號公使祝應宗

區史豎享焉神賜之士田史豎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

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聰則無不聞明則無不見正則自正於已直則

何土之能得言號多薄德之事賜之田神無私其禍福故號多涼德其

○魯閔公各啓方莊公之子謚在國遭難口開

命即魯仲管仲請救刑以從簡書元年

狄人伐邢即魯仲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不可得諸

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

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好惡而相請救刑以從簡書齊人

救刑從簡書之義

議論齊仲孫湫論政元年

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齊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

難未已慶父去年殺子般桓公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

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

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

知本立國之本之論十五

十五

詞自正大

左傳詞林要... 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先寧魯難而親之。親睦之親有禮。魯乘周禮而禮有固。而成就之是因重固。因重固。間携貳乃可因而間之。覆昏禮乃可覆而取之。霸王之器也。上四者皆霸王所用以成其業。昏迷而暴亂者。霸王之器也。上四者皆霸王所用以成其業。風化決洽其民。耳濡目染。身安體舒。無適而非周禮者。雖經衰位舉魯國之難。能易其上。而禮其為惡者。獨哀姜慶父。二人耳舉魯國之美俗。豈二三人之惡所能遷移乎。湫可謂善規國矣。

敘事 晉為太子城曲沃

元年

晉侯作二軍。周制大國三軍次。二軍小國一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

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而歸晉。為太子城曲沃。

賜趙夙。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

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先為太子之極。後不如逃之。

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國美名。與其及也。其

留晉。以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敘事 懿公好鶴城國

二年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懿公

之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使鶴與狄戰。鶴實有祿位。余焉

能戰。公與石祁子決。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以决斷禦

助衛。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入以綉衣與夫人

使夫人聽命於渠孔。禦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殿師

石祁子甯莊子。戰于葵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定之方中。詩序云。衛

義論 里克諫將太子

二年

也。反禦。戰于葵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定之方中。詩序云。衛

法而典有實

正論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赤狄別種居東山里克諫曰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

則守有守則從君有朝會征伐行役之事則代君守從曰撫

守曰監國撫軍者言助君監臨無士卒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

專行其進誓軍旅誓戒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

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若太子帥師稟君

命令則為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

將焉用之言使太子專命則君失官人之道太子稟命則帥且

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恐軍敗太子得公曰寡人有子未

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

正大

臨民教之以軍旅使主曲沃是告之以臨民之事不共是懼太

子當以任大責重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

不責人則兄於難太子帥師衣之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

太子佩之金玦玦如環而不連以金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

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辛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衣衣公

半握兵之要謂佩金玦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愆分非

惡意兵要遠災握兵之權要可親以無災又何患焉有偏衣之

害則可狐突歎曰時事之微也事之微應可衣身之章也身之

免患在履佩衷之旗也中心之表旗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謂君若

貴賤若符之事則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謂君若服太子之身用其

當命以四時之始服其身則衣之純謂君若服太子之身用其

章法

左傳評林選要

若符

若符

若符

若符

若符

若符

若符

若符

乘則佩之度謂君若用太子之中心則當今命以年卒其

也所謂敬非衣之維色衣服危服遠其躬也非所謂服佩以金玦棄其乘

也舍棄其中心服以遠之不衣之純是時以閱之時以閱之

有涼有涼薄之意冬殺命以窮冬則金寒性剛而寒玦離玦如

環而缺無一可恃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

受命於廟受服於社有常服矣為將自有常服不獲而危不獲

之常服而衣命可知矣死而不孝不如逃之子之名猶為不孝

國不知逃也後國何能為害太子之心罕夷曰危危無常金玦不復不復

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舟水曰是服也狂夫阻之猶有猶有

盡敵而反此曰字舉獻公命申生之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

諛不如違之狐突欲行子去適他國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

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之惡名不可取子其死之狐

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

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音義見桓公十八年今亂本

成矣立可以必乎晉國內能如驪姬外能如二五嬖子如奚齊大

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安民當圖此二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危

於戰聞之間有功益見害是速召罪戾也呂氏曰里克告父

以慈告子以孝其處父子之間者至矣其後驪姬殺申生之謀

已成憚克而未敢發使優施以言動之克猶用前術而不知變

得其中立之言始無所憚而新城之難作矣是克知父子之間

當兩全而不知邪正不當兩立也兩刃之下人不容足兩虎之間

守其舊勢已改而方守其初用前術應後

敘事 救刑封衛

簡吉

○魯僖之元年齊桓公遷刑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

國忘亡齊桓具刑器用而遷之故邢遷夷儀如歸其國衛國被

有亂霸者恐天下之無亂亂不極則功不大功不大則名不高

狄以閔之元年伐刑其後二年而齊始遷刑于夷儀狄以閔之

二年滅衛而齊始封衛于楚丘齊威之心以為當二國必在於二

後者何也所以養其亂也齊威之心以為當二國必在於二

亟攘夷而卻之則亦諸侯救災恤鄰之常耳今吾坐養其亂待

其社稷已類柳邑已頌屠戮已酷流亡已衆然後徐起而收之

故功名震越光耀赫然為五霸首向使絕之於萌芽則名安得

如是之著耶嗚呼長人之亂而欲張吾之惠多寇之電而欲明

已之勲是以萬人之命而易一身之名也是誠何心哉

敘事 文公致富之由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衛文公名蝦戴公之弟也粗布以

務材訓農蓄積材木通商惠工通商旅以遷其有無敬教勸

學勸勉為學授方任能授百事之官元年革車三十

公以此年冬立明年改元僅有革車三十乘言其少也季年革車三十

招懷離散故其末年乃致十倍之富

○魯僖公名申莊公庶子閔公之兄在位三十二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敘事 晉假道於虞以伐虢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

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言虞終必

無所失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不

且少長於君且宮之奇自少君暱之雖諫將不

且少長於君長育於公宮君暱之雖諫將不

曲

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先是冀嘗伐虞荀息以其言

伐鄭三門言冀自顛其入伐冀之既病則亦唯

蓋盛稱虞強以說其心今魏為不道保於逆旅

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魏言魏遣人分依客舍

罪伐虞公許之且請先伐魏且請先伐魏

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魏城下陽

魏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魏必亡矣亡示

下陽為晉所滅而不恐是日奪之鑿而益其疾也

懼而又有敗戎之功使不可不撫其民矣

而增益其疾病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

使不可不療治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

亡不過五年為下五年晉伐魏張本

五年晉伐魏張本

辭命楚使反詰齊師四年

桓公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日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

風逸北牡相誘亦不相及喻齊楚遠不相干也

不虞君之涉吾地

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命太公之辭

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賜我太公征伐

于河南至于穆陵言其征伐

楚之辭包裹束也禹貢荊州包楚之辭包裹束也

無以縮酒寡人是徵茅故無以縮酒徵猶明

數詞 章法 之辭

詞

句法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南巡狩水缸壞而溺死
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

楚境故楚師進次于陘楚之要地楚不服
不服其罪師進次于陘曰荆楚僭王罪之
之小者也昭王之不復則非其罪矣管仲不
此二罪是舍其所當責而責其不必責也
已而後可求諸人無諸已而後可非諸人
產不嫁內之失德者多矣城譚滅遂遷臨
矣楚大國也僭王其大惡也我以大惡責之
哉必斥吾之惡以對方八國之師雲集而為
為諸侯羞改之弗克圖之弗下將何詞以
責而及其不必責者庶幾楚人之為辭也
之服楚也亦易不勞師而有功也蓋計之
熟矣嗚呼此其所以為伯者之師也歟

屈完使齊

四年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楚子使如陘退師次于召陵
屈完請盟故

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言諸侯從齊非
與我同好如何蓋大公對曰君惠徵福於敵

君寡君之願也言齊加惠徵求楚國社稷之
受封專征楚與齊同好

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

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
言楚國險固足恃諸
屈完及諸侯盟

服齊侯之心蓋善於辭令者也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五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

故遠卜人曰茲短龜長龜象後故也

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其

申生之徒猶臭臭草譬驪姬之黨香臭共處則香不

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卓子既

公欲廢太子憚里克未敢發里設計誑太子姬謂太子曰

克曰中立其免乎是成謀也所發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

之求食必速祭之毒酒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

實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不可

地墳毒酒至粉與大夫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言賊害實毒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

有辭于公以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啜

何法新

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蓋殺姬則居不安食不飽也曰子其行也

不自訴則常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

奔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益

之皆知太子重耳奔蒲夷吾本

之情日相親近則間言不得而

焉故驪姬首賂二五使說獻公

者喜功貪得之人闢地啓土下

之辭發諸歌味以動盜其心志

則圖之易矣既又與優施謀作

之謂申生有將為逆之意自請

政以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

雖齊桓久主夏盟未嘗一為之

之心自此啓矣然猶患無隙以

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繩

師之罪申生至是無逃死之

議論 士為築城不慎 五年

初晉侯使士為為二公子築蒲

夷吾許之公使讓之士為穆

必讐焉與之仇對無戎而城讐

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同讐之

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

尋師焉三年君將用師於蒲屈蓋當時馬

龍耳龍耳亂貌言貴者之多一國三公

吾誰適從言城不堅則為公子所誅堅及難公使

蒲重耳曰君公人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誰也

純正

句法 清奇

鋪叙 渾化

者我當反 踰垣而走披斬其公追文公及身而斬其衣之袂於

其宗族昆弟如刈草管畧無不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

如此何獨難於其子耶此所以來驪姬之誑也驪

諸富子之術也蒲屈之城藥吾城聚之術也是故

也授賊以刃而禁其殺人世寧

議論 宮之奇拜諫虞公假道以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

從之晉不可啓晉心無厭寇不

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

伯犬王之昭也大於周為穆

語峻烈

左傳言不從父命與仲雍諱
 當立不從父命與仲雍諱
 國適吳是以不嗣于周
 王季之為文王卿士勲在下
 子為穆為文王卿士勲在下
 是滅何愛於虞晉不愛魏而
 也虞能親於此二公之子孫乎
 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而
 偏害晉親以寵偏猶尚害之
 國乎
 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
 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親
 祭以君明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民不易物
 而神不享言物一而用異如是所言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

語斬截

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
 虞之山川鬼神豈不享其祭而弗聽許享
 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臘歲終祭衣神
 而隨滅虞也
 敘事 楚文王知申侯 七年
 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
 既不能自強何畏既不能
 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請
 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
 伐鄭鄭文公以逃盟之
 申侯而殺之以說于齊

詞

既不能自強何畏既不能
 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
 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

何法

左傳言初申侯申出
而諸之
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

以汝為罪寡蓋棄
短錄長而用之也
後之人
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

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

可改也已
古人此言不可改
知申侯之專利不厭一則終

之不衰二君之罪一也彼子

議論
管仲言以德禮服鄭

七年

秋盟于審母謀鄭故也

以鄭未服
故謀其事
管仲言於齊侯曰

臣聞之

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

齊侯將許之管仲曰

謂信遠此二者姦莫大焉

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

諸侯以討鄭將覆亡之

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

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

申侯所出

嗣君

申侯為

夔林甫也

則終

彼子

七年

以鄭未服

故謀其事

管仲言於齊侯曰

臣聞之

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

齊侯將許之管仲曰

謂信遠此二者姦莫大焉

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

諸侯以討鄭將覆亡之

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

申侯所出

嗣君

申侯為

夔林甫也

則終

彼子

七年

以鄭未服

故謀其事

管仲言於齊侯曰

臣聞之

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

齊侯將許之管仲曰

謂信遠此二者姦莫大焉

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

諸侯以討鄭將覆亡之

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

申侯所出

嗣君

申侯為

夔林甫也

則終

彼子

七年

以鄭未服

故謀其事

管仲言於齊侯曰

臣聞之

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

齊侯將許之管仲曰

謂信遠此二者姦莫大焉

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

諸侯以討鄭將覆亡之

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

申侯所出

嗣君

申侯為

夔林甫也

則終

彼子

七年

以鄭未服

故謀其事

管仲言於齊侯曰

臣聞之

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

齊侯將許之管仲曰

謂信遠此二者姦莫大焉

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

諸侯以討鄭將覆亡之

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

申侯所出

嗣君

申侯為

夔林甫也

則終

彼子

七年

以鄭未服

故謀其事

管仲言於齊侯曰

臣聞之

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

齊侯將許之管仲曰

謂信遠此二者姦莫大焉

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

諸侯以討鄭將覆亡之

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

申侯所出

嗣君

申侯為

夔林甫也

則終

彼子

七年

以鄭未服

故謀其事

管仲言於齊侯曰

臣聞之

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

齊侯將許之管仲曰

謂信遠此二者姦莫大焉

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

諸侯以討鄭將覆亡之

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

申侯所出

嗣君

申侯為

夔林甫也

則終

彼子

七年

以鄭未服

故謀其事

管仲言於齊侯曰

臣聞之

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

齊侯將許之管仲曰

謂信遠此二者姦莫大焉

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

諸侯以討鄭將覆亡之

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

申侯所出

嗣君

申侯為

夔林甫也

則終

彼子

七年

以鄭未服

故謀其事

管仲言於齊侯曰

臣聞之

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

齊侯將許之管仲曰

謂信遠此二者姦莫大焉

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

諸侯以討鄭將覆亡之

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

申侯所出

嗣君

申侯為

夔林甫也

則終

彼子

七年

以鄭未服

故謀其事

管仲言於齊侯曰

臣聞之

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

齊侯將許之管仲曰

謂信遠此二者姦莫大焉

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

諸侯以討鄭將覆亡之

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

申侯所出

嗣君

申侯為

夔林甫也

則終

彼子

七年

以鄭未服

故謀其事

管仲言於齊侯曰

臣聞之

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

齊侯將許之管仲曰

謂信遠此二者姦莫大焉

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

諸侯以討鄭將覆亡之

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

位君盟替矣。

若使齊史隱事不記非盛德事

于大國以弱其

有叔詹堵叔師叔

由是得罪於鄭曰君

長者之餘論惜其急於功俯首以就桓公自小之陋

議論宰孔止晉侯之會

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

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勞而勤勞功

略之不知西則否矣

更能經略東方則不可知若西會既畢必無其在亂乎。在察也

心經理西方縱晉國有亂必不暇遑恤也

亂之萌乎此以齊桓極盛而衰為禍亂之萌

微戒晉獻殺嬀立庶言晉將有亂齊不能救

逐二公子故宰孔以靖亂諷之無勤於行

君先務安靖晉

齊侯下拜受胙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略

賜齊侯胙曰天子有

將下拜孔曰且有

賜一級無下拜對

無手

轉折

語氣

辭簡

辭溫

辭令 荀息不

九月晉獻公卒

生重耳夷吾三公之黨在晉國者作

貌諸孤辱在大夫

對曰臣竭其股肱之

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

居耦俱無精使死者生皆無所猜

曰三怨將作言申生重耳怨奚齊之

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

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且人之欲善請里

十一月殺公子卓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

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息為國正卿君所倚

死許之是則荀息之

之後也宋氏曰使

之寄以悟其君

始又為任託孤

欲臨難苟免其

辭命惠

婉曲 有味

激烈

而○死○

必再拜正死不

議論 周內史論

天王使召武公內

平正

情傲過歸告王曰晉存

也○已○其○何○繼○之○有○禮○

辭命 管仲讓不忘職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齊桓公使管仲為周和戎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

古雅

管仲下卿王為加禮設管仲言齊國子高子乃上卿也若節春秋來承王仲為周和戎

禮焉言臣既受上卿之禮若春秋時言

古雅

曰舅氏伯舅之使余嘉功德督厚往踐乃職不可忘於禮宜得世祀

管仲之世祀也宜哉

君子神所勞矣

議論 晉饑奉

冬晉存饑

清奇

句法

必故戰謂百

行道有福不實

罪秦於是乎輸粟

議論秦饑晉閉之糴

秦饑使乞糴于晉

不祥怒隣不義四德皆失

傳惠公入國許賂秦五城歸而背之

無所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

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曰無損於怨言秦怨已

續亦無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昔施幸灾民所棄也民亦

不直其君近猶讐之况怨敵乎以若所為近事猶為讐也

曰君其悔是哉慶鄭退而言曰吾君必悔之

敘事叙秦晉相失本末

晉侯之入也秦穆

公子晉侯丞於西

中大夫許以

而不與晉

逆秦師使常

晉公曰

西山按此十如大數句具獄然真也

晉公曰

能其

是以

直其君

故奮發是素

能離也君若不還

公孫枝對曰君之

定矣敢不承命

韓簡退

戎馬還潭而止

侯以歸

晉

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宜敢以至

晉大夫三拜稽首曰

戴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

敢在秦之下大夫

風順而請之

俘獲既而喪

憂以重我

其怒也我

能其

是以

直其君

故奮發是素

能離也君若不還

公孫枝對曰君之

定矣敢不承命

韓簡退

戎馬還潭而止

侯以歸

晉

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宜敢以至

晉大夫三拜稽首曰

戴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

敢在秦之下大夫

風順而請之

俘獲既而喪

憂以重我

其怒也我

薛

章

奇

車

雖

作

憂

我

秦

晉

征

妙不

和秦伯曰國謂

以為必歸小

秦必歸君

刑莫成

狄君言欲死於秦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知晉負秦棄信不肯施幸災之罪不
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君子小人

晉國謂其對曰小

此段

章法

征繕

秦伯曰

晉國和乎

對曰不和

小人耻失其君

而悼喪其親

曰必報德

有死無二

以此不和

秦必歸君

刑莫成

以其親戚見殺於秦為悼痛以立國也

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

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也

車馬治器械以輔佐孺子太子周也

憂患之至也

作爰田爰易

雖歸摩

薛

章法

奇

東夷殺

嚴正

馬子魚曰况敢用人乎祭

章法

公存三亡國以仁義士猶曰薄德
霍二國之君先用鄒子又用諸淫昏之鬼祭妖神
將以此不亦難乎言霸業無得死為幸亡國

議論 窳莊子託旱以伐邢

衛人伐邢以報衛嘗與狄於是衛大旱卜有言

川不吉有事也窳莊

清奇

無霸天其或者

昔之善用兵陳勝之書帛
其所託有假天之神
戈手專也

源
議論
文

宋襄公欲合晉

濟言屈已之欲

議論苟屈人之情

臧文仲諫焚

夏大旱魯久不雨公欲焚巫尪巫女巫主祈禱請雨者尪疾病之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

當勤分勤富民分財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

能為旱焚之滋甚旱將甚公從之

議論 文仲諫等

邾人以須句

正 臧文仲曰

競知高

采公

寡及其基

曰未可師

在公左右國

毛敵人之頭有班白古

餘不鼓不成列鼓以進

盜而不列在險隘而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

雖因險阻以擊猶恐不勝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

於二毛明耻教戰明設刑戮以耻不求殺

猶未死尚我如何勿重若愛重

真及小月也

遲誤其基

有之乃

不見德而

皆來臣何

公肆其福

事讐之志計

天之讐思欲

非秦伯也非

笑也懷公也

晉重耳出亡本末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代以者

可曰保君父之命而

其享生之祿

祿而後能

狐偃

貝夕

以戈逐子

助也蓋服亦然不可見其欲

妻曰吾觀魯公子之

反其國及其國必得志

壁殮中不欲令人見

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

有人不可者事句法。建立為君。天其或者乎。

使衰從公子賦泚水公賦六月趙
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

以謝秦女

在日ノ子

不拜。六月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通言之

叙事 子犯授璧公子

二十四年春

略首

至十四
有於今君即在其無蒲狄乎
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
言已將自去行者

臣披門宦故稱刑臣
公見之以難告披以呂卻之難告文公蓋三月

潛會秦伯于呂卻工城已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

伯誘呂卻曰披可謂

身之妙品者

猶謂之盜况貪天

已力所

下義其罪

上賞其姦

君之義貪天

亦求之以死

言其死

以致乎立

上下相蒙

難與處矣

其母曰盍亦求之

以死

言其死

言其死

言其死

怨者

對曰尤而效之

罪又甚焉

求賞其罪

又甚於

不知而冒犯

且出怨言不食其食

食且祿具母曰亦使知之若可討

人之身守焉

耳地何其善怒之不類
耳隣人之由懷舊者感之斜
在留悲在人而不在鈴怒在人而不在冠也
華之邪終不未免
嗚呼子臧朋附子

議論 富辰諫以狄伐鄭 二十四年

鄭大夫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

良用

此之姬妣諸侯去德且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見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詭狄

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

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并禦侮者莫如覯覯女

穆

皆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晉晉言
也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也家塵在外敢不奔問官守不

故言奔問王之官守謂羣臣也王使簡師父告于曾使左鄢父告于秦

議論 三 五 上 二十五年

之世戚姬若何執拘以爲俘囚乃出其戶不可強也
樊之民取其土而巳呂氏曰晉文公既定子帶之難請隊以
自麗襄王弗許曰王章也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襄王之意
以謂吾周之爲周在德而不在形勢典章文物之制子孫當世
守之不可一毫假人至於區區土壤吾何多章拆不知

成故言君吝而資糧懸盡野無青草
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
而其事

臣鋪
叙尤

得賈

始

親

方

衛

國

之

女

若

仁

厚

齊

免

矣

楚

圖

宋

其

勢

必

撤

圍

成

以

救

晉

作

三

軍

謀

元

帥

趙

衰

曰

谷

穀

可

臣

取

聞

書

其

所

言

禮

樂

之

事

守

其

義

之

守

禮

樂

文公故無入其意也子身其於幸方力
顏怒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一子各有其室僖負羈氏魏傷於

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先軫以子犯之言為

天有

言復論
棄宋

此
節

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焉戲而觀

此
節

柔之矣

以晉侯向上為得天禁子下

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慶

罪子玉使歸

不馬也

惟子介

一列
社
以
及
此
處
也
今
天
誘
其
童
使
以
皆
降
養
牛
日
衛
君
之
女

謹

不與舊

正和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叙事 燭之武說秦解圍

三十年

捷焉

優使大夫洋。君命大事將有西師焉。

大夫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

田
卷

地
去
文
八

